

評介 *Illuminations from the Past: Trauma,  
Memory, and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徐万晴\*\*

作者：Ban Wang (王斑)

出版項：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一、

近二十年來，探討記憶與歷史、文化間相互關係的論述層出不窮，成爲人文學科中備受關注的議題。記憶被視爲社會現象進行研究，始於 1920 年代法國社會學家 Maurice Halbwach 對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的探

---

\* 本篇書評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所提供的寶貴意見與指正、勘誤，使筆者受益良多，在此表達誠摯的謝意。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討。其宣稱社會成員透過文字或其他記載的途徑獲取歷史記憶，並藉由集體的公開活動，定期確保群眾對此維持新鮮感。Halbwach 認為記憶所涉及的不只是回憶的「能力」，更與回憶的公眾權力與社會空間相關，社會群體決定了什麼事件值得記憶以及該如何被記憶，不與群體相關連的記憶經不起時間的消蝕，便無法保存，由此可知記憶與社會群體間在結構上的強烈鏈結。Halbwach 甚至認為在記憶的歷程中，個人時常藉由上述結構去「記得」他們未曾直接身歷其境的事件。<sup>1</sup>

九〇年代以來，史家藉此開始對歷史與記憶間的關係進行反省，關於記憶的研究在歷史、政治、文學、電影與藝術等領域都有顯著的發展。Dominick Lacapra 認為近年來對記憶問題的關注，導致群眾對於記憶大部分投予懷疑的目光，專注於狹隘的記憶當中，有的甚至因此沒入過份情緒化的感傷中。<sup>2</sup>本文所引介的此本著作，便是在這種各方廣泛思考歷史與記憶間相互關係及影響的脈絡下所寫就的作品。

作者王斑企圖藉由觀看記憶與歷史間的緊張性提供讀者另一種觀察現代中國的文化史取徑。以往的研究在窺看現代中國發展時，多半將焦點放於經濟、政府、政治、外交關係等「硬性」的層面，而忽略了一些較為軟性且貼近由傳統到現代、從鄉土到國際、自情感環境到人情淡薄空間轉化的歷史過程(頁 4)。此本題為《來自過往的啓示：現代中國的創傷、記憶

---

<sup>1</sup>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23-24.

<sup>2</sup> Dominick Lacapra, *History And Memory After Auschwitz*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1-2.



與歷史》(*Illuminations from the Past: Trauma, Memory, and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試圖以人文主義者的態度觀看當代中國的變遷，將中國現代歷程當作多個文本現象，檢驗知識份子及藝術家在面臨中國時代動盪與歷史命運時，透過文學作品、電影以及公共論述等方式闡釋歷史的過程。

王斑(Ban Wang)生於廈門，在北京外國與大學獲得學士及碩士學位後，1988年赴美師從李歐梵(Prof. Leo, Lee Ou-fan)於UCLA攻讀比較文學博士學位，現於Stanford University任教。研究領域遍及文學、美學、歷史、國際政治、電影與大眾文化，經常在中外學術刊物以及雜誌上發表文章及評論。此書由九篇各自獨立成篇的論文所構成，曾先後發表在論文集與多份期刊上，而後集結成文，企圖闡明在現代中國記憶與歷史的課題中，於全球化浪潮席捲中、港、台三地後，為原有公眾擁有的「記憶的存在氛圍(milieux de mémoire)」<sup>3</sup>與歷史意識的實踐帶來了怎樣的「陰影」與困難，人們透過怎樣的方式力保幾近被資本化潮流吞噬的本土文化記憶(頁13-14)。

## 二、

當創傷、記憶與歷史被擺在一塊相提並論時，我們會想到什麼？繼承

---

<sup>3</sup> 王斑在書中沿用法國當代著名史家 Pierre Nora 關於歷史與記憶的敘述模式，認為歷史與記憶有其各自的社會、社群載體，根植於記憶的社群提供「記憶的氛圍環境」，文化傳統繼而藉記憶的持久而延續，但如果此記憶氛圍變得稀薄，便會淪為「記憶的場所」，不再具有傳承情感的魔力。見 Ban Wang, *Illuminations from the Past: Trauma, Memory, and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4.



過往研究者呼籲透過多重面向與方向性重新理解五四的訴求，<sup>4</sup>王斑認為近現代中國發生兩次利用記憶構築傳統，企圖抵抗外來衝擊的文化熱潮：首先是五四運動時期，再者便是 1990 年代兩岸三地利用文化活動企圖抵抗全球化的階段，皆企圖藉懷舊熱潮，重新喚回對過往的認同感。書中開頭引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批判歷史的話語作為核心概念，認為當代中國人必須發覺現代性進程中另類的蹊徑、層次與想像，質疑中國現代性在歷史中存在已久、顯而易為人忽略的程式化敘述。歷史敘述在此被王斑視為放大的文化概念，希望藉由在話語以及審美層面上，與過去對應，尋求現代與傳統間的傳承與聯繫(頁 17-19)。

本書除前言與參考書目外，主要分為九章，作者以三大部分作為敘述軸線，分別為朝向一種批判性的歷史意識、後革命的創傷與歷史的重構以及第三部分「全球化、鄉愁與抵抗」。前三章理論取向較強，力求以「記憶與歷史的互動、張力」作為出發點，探討中國在邁入現代時，傳統與現代知識間的緊張、融會與貫通過程，並非如過往論述所呈現的那樣僵化呆板。主要論述重點有五：第一、探討進化史觀的倫理含意，強調歷史意識的能動性。第二、分析魯迅對於西方現代性的反省與批評，強調記憶與歷史的互動張力。第三、呼籲讀者應拓展文化批評的邊界，注意非傳統思想史認可的材料，瞭解中國近現代在樂觀歷史意識背後也存在著悲劇形式。

---

<sup>4</sup> 余英時，〈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一個史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收入氏著，《重尋胡適歷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242-268；王斑自己在書裡也提到了自己受余英時此篇文章所帶來的啟發，見Ban Wang, *Illuminations from the Past: Trauma, Memory, and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18.



此種在創傷陰影下重寫的審美歷史觀，亟待重新被理解詮釋。第四、藉由悲劇視角強調「讓人睜開眼睛看」的現實主義歷史意識，作者認為現代中國藉由對創傷以及記憶的重新描繪，恢復講故事的人的地位，提供維持、修復個人和群體間的斷裂的機會。第五、討論當代藉由文學寫作、藝術創作與電影拍攝，強調將歷史與記憶理論透過實踐，而又在過程中遭遇全球化衝擊的現實課題。

王班在書中使用多組具有對比意義的詞彙，其中以傳統／現代、記憶／歷史這兩組最為重要。受到五四時期強調啓蒙與進化的影響，歷史研究在進入學科化之際，思維便與現代性脫離不了干係。作者認為在討論進化論對中國現代史的衝擊時，大多著重於進化所帶來的直線思考，卻忽略了進化史觀尚且還有喚醒歷史意識，提供實際行動的可能。再者，由於某部分知識份子的激進態度，使得大眾對於五四的印象，大多有著全盤西化，棄絕中國傳統文化的印象，簡化了五四的真正面貌，導致近年來學術界出現重新思考五四延續性的呼聲。作者沿用汪暉關於魯迅的研究，以「歷史中間物(in-betweenness)」作為基底，企圖讓讀者瞭解魯迅等一代五四知識份子在現代與傳統間面對變動的兩難(頁 35-36)，進而延伸出傳統與現代中並非全然對立，時而競爭、時而配合的曖昧與矛盾狀況。認為大多數的人在面臨傳統與現代的抗衡時，大多看到緊張、障礙與不全，卻無視於其中亦有可能帶來歷史意識的「能動性」。巧妙地運用兩點：一是文化記憶的綿延性，二是「絕望與希望」，來闡釋魯迅的歷史意識，希望藉此縫合以往研究敘述魯迅棄絕傳統的差異。王班認為歷史意識的功用之一，就是在過往舊有創傷記憶中，以嶄新、超乎現實的角度切入(頁 53)，透過對魯迅追



求個體具有原創性且發揮內在潛能，挑戰存在於西方啓蒙主義中工具理性，提供更宏大以獨善進而兼濟偏重浪漫主義想法，消弭了其中與傳統儒家概念中限制個人自由間的針鋒相對。個體在此被賦有理想性格，無論在文化記憶中有何創傷，仍然具有能動自主性，在絕望中找尋希望。

接著，承繼對前部分關於個體能動性的討論，王斑在第二章後半著重在如何在悲劇中尋求突破途徑的敘述。其認為傳統中國在戲劇表現形式上，帶有過多的樂觀情緒，忘了在樂觀背後也有另一種沈重的悲觀意識需要注意。而突破上述困境的途徑主要有二：首先是在審美中體驗，其次則是直接面對歷史現實。近代首位揭示悲劇形式具有哲學視角的是王國維對《紅樓夢》的研究，此後胡適與魯迅繼承此道。王斑結合了「悲劇—現實」的結構來面對歷史，知識在此經歷了一種「再生產」的過程，並且透過歷史與審美的交接聯姻，讓歷史不再只是對過去的記載與解釋，反而成爲更廣泛的文化象徵活動(頁 63-68)。至 1930 年代受到戰爭影響，這種強調自我消解與革新的聲音再度被大鳴大放，面對好萊塢與舊文學傳統的壓力，電影工作者在取材時被要求貼近底層，撕裂了人們原有在鏡頭前的爛漫與自戀，觀影者被迫得在電影中觸及與過去有關的意象(頁 85-90)。

第三章主要探討中國作家與文化批評者，如何運用本雅明寓言的歷史觀，在重構歷史的過程中探討記憶問題。本雅明使用寓言一詞表明個人與社會、形式與歷史間一開始處於斷裂的狀況，而後經由結局的彌補與修復的過程。王斑認為使用本雅明所指稱的狀況用來理解文革後的知識份子，痛定思痛的創傷狀態相當適宜，如復以本雅明歷史論述中最具批判性的「自然—歷史」概念，對靜待僵化的歷史與神話進行解構，阻絕資本主義



意圖將文化商品侷限於博物館的想法，重新讓親身參與創傷的人擔任「講故事者」，將體驗到經驗的過程視作一個由創傷到企求重建、修復的狀態。讓原本被創傷摧毀的書寫記憶系統，恢復到得以紀錄、編織過往的狀態，藉此記憶的廢墟中挖掘殘樑斷瓦，以古觀今。

後五章則作為實證分析，由電影到小說各類的文藝形式企圖掌握歷史與記憶往復的狀況。面對屢遭劫難的中國當代敘事意圖尋根的狀態，王斑強調以文化視覺體驗來書寫歷史，並認同此屬於歷史話語的內在機制(頁 112-119)。在第五章，以田壯壯拍攝的《藍風箏》為例，說明以往電影在表現戰爭、政治波動與文革一連串政治災難所帶來的記憶時，多半強調集體經驗的重要性，然而田導演卻選擇抓住小人物的生存體驗，不將歷史創傷描寫為歷史陳跡，轉而直視創傷讓革命運動變成一個面對死亡與創傷的定點。王斑認為這是一種直接採取面對、深入創傷經驗是對政治災難保持清醒的姿態，也是當代歷史敘述中不可多得的記錄方式(頁 154-162)。而後更以王安憶以及朱天文的小說作品為例，說明創作者在全球化浪潮席捲之下，用何方式處理記憶在現今面臨隱退的狀況。全球化之後，社會人情趨於冷漠，九〇年代許多中國作家面臨這樣的狀況，不再講述群體共同的故事，轉而追憶起自我童年、少年的時光，如王安憶藉《紀實與虛構》記憶傳奇的歷史綿延以及個人身份的往昔資源，朱天文透過小說書寫探討商品世界的懷舊以及環境變遷與工商業社會所帶來的失落。兩相對照之下，我們可以瞭解此時兩岸三地的文化創作者，雖然文學或藝術創作可說不是第一線直接碰觸改變的一環，但他們共同見證了社會盲目擁抱資本與消費的過程，此時慣常被用於文化表意媒介之一的文學創作，面臨傳統與現代轉



型的創傷與焦慮，一方面試圖參與當代社會所面臨的種種難題，也積極以作品將某部分曾親身經歷過的事件記錄下來。

### 三、

這本書在文字上並不是那種開卷讀來便令人十分快慰、不忍釋手的著作。在敘述上不同於其他中國當代史的著作，著重於對共產黨、社會主義或文革創傷的展現，反而使用密集的學院性理論術語為基礎樂音，為讀者奏出一首厚重哀傷的曲子。太多的「行話」使這本書很難成為廣為人閱讀的通俗性讀物。但王斑藉由對魯迅的分析帶出現代中國知識份子對於歷史實踐的努力，此點讓評者印象深刻。現代關於魯迅的研究實在太多，基本上可分為啓蒙與黑暗兩種形象，但這兩種有關魯迅樣貌的研究視角，基本上卻是分裂的，很難就此定位魯迅在近現代歷史研究中的位置。但王斑卻巧妙地運用魯迅在作品中對於西方現代性的反省與批評，強調記憶與歷史的互動張力，讓我們觀看到魯迅在那個荒亂的年代中，利用充滿悖論與對立的文字發表的掙扎與實踐的面向。

雖然在理論與實證結合上，王斑此本著作成功地為我們展現一幅當代中國在面臨全球化浪潮帶來的歷史意識隱退，許多文學、電影、藝術創作者奮勇抵抗大浪的圖景，不過在閱讀時評者也難免感到有些困惑與遺憾。其一，此書的思考方式多屬對話、探討，如不對理論或批評背景有所瞭解，容易陷入丈二金剛——令人摸不著頭緒的狀態。首章以魯迅的批判意識當作切入點，希望為當時中國處於民族國家語言建構的最初樣貌，勾勒出一種處於建構中的批評的歷史意識的形態。王斑藉此延伸出其有關歷史意識





具有「能動性」的言論，但卻忘了此時中國處於現代化語言的發展階段，無論在理念與實踐上，始終都充滿了變數，單單以魯迅作為代表，是否能完全說明當時中國社會在面對現代化時的抉擇，還是僅僅只能當作是個案代表？

其二，此書充滿過多理論的敘述，本雅明的理論更是主要貫穿全書的中心概念，在閱讀過程不免讓人有種「本雅明幽魂」始終縈繞不散的感受。到底這些理論是否真能完整幫助我們思考中國現代史歷程中有關傳統與現代、記憶與歷史乃至於個人與群體所遭遇到的問題，在此評者持懷疑及深切思考的角度。<sup>5</sup>但此番懷疑仍然不減王斑此書的風采，此書涉及的是一個理論繁複，且強調理論與實踐結合，卻又在實踐中因全球性而遭遇失敗的一項現實課題。中國現代在面臨文化浩劫或資本洪流時，該如何在記載創傷痛苦之外，直視痛苦進而尋求解決之道，甚至是迫使當代思考文化傳統及歷史意識的必要性呢？王斑在論述中所呈現的憂心與熱心腸，為上述問題提供了幾帖以古鑒今的解方。

---

<sup>5</sup> 沙培德(Peter Zarrow)先生在王斑此本著作甫一出版，便在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發表評論。沙培德認為王斑在書中雖已意識到記憶的限制，但文中對於其所談及的「歷史與記憶應具有相互檢視的功能」—此項論述，並沒有說明詳細的執行跟好壞辨別方式。參見Peter Zarrow, “Illuminations from the Past: Trauma, Memory, and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by Ban Wang),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7（台北，2005）:299。

